

Fantasy series



逐鹿天下

①

宫时雨◆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限孕雪数据

逐鹿天下 穴上、下册 雪窟时雨著 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圆园零零

飞腾龙奇幻书系雪

随月晕 苑原园怨原园零原园零原园零

I 援逐 援援 II 援宫 援援 III 援科学幻想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援 圆原零零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圆零零第 园怨零号

策 划：彭庆国

责任编辑：农向东、张聘梅

特约编辑：刘 智

封面设计：黄 浩

逐鹿天下 穴上、下册 雪

宫时雨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邕政编码：缘零零零

南宁市桂春路 远号 雪

愿零毫米 伊零零毫米 员零零

圆印张 源零千字

广西 新华书店 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圆零零零年 怨月 第 员版

圆零零零年 怨月 第 员次印刷

随月晕 苑原园怨原园零原园零原园零 苑零 定价 穴上、下册 雪 援零元



目 录

第一部 佛门圣物

第一章	柳门三少	1
第二章	自然之道	1
第三章	天罗地网	1
第四章	白莲圣姑	1
第五章	舍利之争	1
第六章	刀剑之决	1
第七章	穷途末路	1
第八章	死里逃生	1
第九章	藏剑山庄	1
第十章	魔教之尊	1
第十一章	魔功盖世	1

第二部 战神武学

第十二章	劈山刀法	1
第十三章	黑白之局	1



第十四章	战刀传说	六四四
第十五章	天纵奇才	六四七
第十六章	引狼入室	六五二
第十七章	铁羽令出	六五七
第十八章	土木之学	六六二
第十九章	功败垂成	六六七
第二十章	无敌刀诀	六七二
第二十一章	少林武学	六七七
第二十二章	月夜箫声	六八二

Fantasy series



第一部
佛门圣物



第一章 柳门三少

琴音铿锵，有若铁马金戈。北风斜掠过地面，卷袭起无数的败叶与尘沙，在空际盘旋飞舞。一人席坐在漫漫的黄沙古道上，白衣长发，随风飘扬，似欲飞去。

西南数里之外，成无咎亲率四个随从正向北纵马疾奔。

近十多年来，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在一个月之前，当朝德高望重的吏部尚书陆永亭因黄河两岸的水灾成患，向天启皇帝参了一本，内中有提及宦官当道，肆意克扣赈灾白银，由此触怒了魏忠贤，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陆永亭一家满门抄斩，株连者竟达三百余人，令朝野震惊。

成无咎与陆永亭乃至交好友，闻讯之下大惊，放下苏州府的公务，火速赶赴京师。经过几个昼夜的风雨兼程，眼见京师在望，这时候，却忽然听到一阵琴音。

琴音高亢，在旷野里激起无边的肃杀，成无咎等人心中都生出一种惨烈的感觉。纵马越过小丘，便见漫漫的黄沙古道上，一人当中而坐，从容抚琴。

古道宽达盈丈，那人孑然端坐在道中，却似峰岳横亘，叫人难以逾越。成无咎等人坐下的骏马倏地一阵长嘶，纷纷扬蹄止足。

琴音忽而变得尖锐，戛然止住。



那人缓缓扬起头来，柔声笑道：“成大人别来无恙？”

成无咎心中一震，洪声笑道：“秋露深重，萧公公于旷野中抚琴，当真是好兴致！”

那人洁白的衣袂在疾风中冉冉撩动，悠悠说道：“九千岁得闻成大人于五日之前秉夜离开苏州府，特令咱家前来恭迎大人。”

成无咎冷笑道：“久闻魏公公神通广大，耳目遍及天下，果然是名不虚传！”

萧公公叹道：“九千岁忧国忧民，日理万机，系大明的安危于一身，天下各州府有何风吹草动皆是明察秋毫。成大人甫一离开苏州府，他老人家就已得到消息。成大人，前途茫茫，你还是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

成无咎凛然吟道：“‘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当今朝野，奸宦当道，暗无天日，成某一己之安危又何足道哉？成某乃朝廷命官，欲进京面谏圣上，谁敢挡我？”

萧公公发出一阵又尖又细的笑声，说道：“好，好，风闻成大人出身于武当门下，一手纯阳剑法深得赤木道人的真传，咱家不才，今日倒要请教一番。如咱家猜得不错，大人身边的四位朋友就是三年前自绿林投身于公门中的郝氏四雄吧？”

成无咎身旁一汉子淡淡说道：“昔年的郝氏四雄已归尘土，我等四人不过是成大人麾下的四名无名小卒罢了。”

萧公公笑道：“贤昆仲既属意仕途，不如投身我东厂，富贵荣华，享之不尽，哈哈！”

那汉子木然道：“萧公公盛意，我等兄弟心领，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等兄弟只想为大明朝的百姓做一点实事，而不愿做那些荼毒苍生的勾当。”

萧公公怒笑道：“嘿嘿，好大的口气，本座给你们机



会，你却如此无礼，本座倒要看一看，尔等有多大的能耐，能闯过本座这一关！”言毕，蓦地站起，双臂一振，仰天长啸，面前丈外的泥土纷纷揭地而起，四下激散。

骏马齐嘶，前蹄跃起，沙石迷漫之间，五条人影带着五道凌厉的剑光自马上跃起，疾扑向萧公公。

萧公公冷哼一声，身形向后急退，忽跃至空际，一拳击出，正中当中一朵剑芒。

拳剑相接，竟发出金石之音。

对面那人身形猛震，直向地面坠去，仰面喷出一口鲜血，原来是郝氏四雄之中的老三郝世豪。

成无咎心中暗惊，心想：萧公公能在自己五人严密的攻防之中重伤郝老三，果真不愧为两厂四大高手之一。凭自己数人之力，实远非其敌手！

他胸中不禁生出一种惨烈的感觉，长啸一声，一套纯阳剑法连绵不断地自手中使出，剑气笼罩着方圆数丈。

萧公公身形飘忽，衣袂在凌厉的剑气中猎猎飞舞，他虽一拳重伤了郝氏四雄中的老三郝世豪，却激起了成无咎等人视死如归的决心，顿时感到压力大增。其中尤以成无咎的功力最为深厚，在武当派俗家弟子中也是屈指可数的高手。

成无咎的武功虽与萧公公尚有一段距离，但每出一剑，都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势，功力竟胜过平日一筹，萧公公一时竟也难挡其锋锐。

转瞬之间，成无咎等人合围之势迅速形成。

成无咎剑锋晃动，连刺萧公公胸前“云门”、“膻中”、“天突”数穴。

郝氏兄弟分别自三面掩上，断其退路。

萧公公倏然长啸，身形疾旋起来，衣发在风中狂舞不息。



成无咎等人顿时感到手中的长剑全刺到空处，剑上的力道如石沉大海，心中大惊。须知高手过招，胜负往往在一招半式之间，若一方招式走尽，便留给敌人致命的破绽。

就在这一瞬间，自中央涌出一股邪异的气机，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萧公公向自己击出一掌。

郝氏兄弟功力较弱，应掌飞出，跌于丈外，耳、眼、口、鼻都溢出鲜血来。

成无咎迎着这一掌之势，大喝一声，奋力一剑刺出，人影交错，发出一连串的金石之声，然后两条人影分向左右跃出。

成无咎以剑拄地，胸前衣襟尽碎，发髻蓬乱，脸上苍白无血。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手下的郝氏四雄已经伤亡殆尽，只剩下重伤垂危的老三郝世豪倒跌在一旁。

郝世豪目眦俱裂，向前爬了两步，大吼道：“大哥，二哥……”

成无咎叫道：“郝三侠，你快走！”

郝世豪惨然笑道：“我郝氏兄弟数十年来，一向共同进退，怎会独善其身呢？哈哈……”笑声蓦地一竭，一柄长剑透胸背而出，竟自尽而亡。

成无咎仰望苍天，脸上露出凄厉之色，长叹道：“罢了，罢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今朝廷，昏君无德，致使奸宦当道，以我等微薄之力，难以扭转乾坤。”言罢，大笑数声，体内的伤势顿时一齐迸发，溘然长逝。

尸身倚在剑柄上，犹是屹立不倒。

萧公公长发披散双肩，忽以袖掩面，猛烈地一阵咳嗽。过了半晌，缓缓地转过身来，俯下身子拾起地上的焦尾古琴，抱在怀中，踉踉远去，疾风中仍不时传回一阵呛咳之声。



※ ※ ※ ※

北风冷，地面的败叶残蒿不住地翻滚飞舞，偶尔有几个人途中经过，瞥了一眼，就匆匆离去了。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忽然一阵马蹄声自南首传至，急若暴风骤雨。须臾，一骑风驰电掣地疾奔过来，及数丈之外，未待骏马驻足，人已自座上跃起，似一片落叶一般飘落在成无咎等人的尸首旁。

来人是一个三十有许的中年汉子，背负长刀，面容古拙，身形挺立如崇山峻岭。

他负手伫立于成无咎的尸首前，仰望长天，长空万里无云。他双目之中射出两道凌厉的光芒，若有形之质，衣袂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掀起，猎猎作响。半晌，他凛然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公，我柳长风虽然不愿介入朝廷的纷争，但这笔血债，长风一定替你讨回！”

这人正是成无咎生前的好友，名满天下的江南柳家三少爷柳长风。

※ ※ ※ ※

萧公公跨过数道大门，又穿过一条长廊，心情不禁紧张起来。

每当他走在这条通道上，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四周虽只能偶尔见到府上的几个下人匆匆走过，但他知道，任何心怀不轨的人进入这个区域，立时便会被暗中隐藏的无数高手剁为肉酱。

长廊的尽头是一个小亭。亭上横匾题道：观荷亭。



小亭四面环水，时值深秋，荷花早已枯萎殆尽，仅有几尾游鱼往来游弋。

亭中一张檀木椅上仰坐一人，穿了一件宽大的锦袍，鬓发如银。一个丫鬟侍立在他身后，为他轻捶肩背；另一个丫鬟蜷伏在他的膝下，为他捏腿。旁边一张小几上，放了一盘鲜果，果子上露珠点缀，晶莹剔透。

萧公公放轻脚步，走到亭外，双膝下跪，尖声细气地叫道：“奴才参见九千岁！”声音送出，亭内竟毫无声息。

萧公公伏在地上，不敢站起。

过了半晌，亭中才传出一个懒洋洋的声音道：“罢了，起来吧！”

萧公公应声道：“是。”这才站了起来。

那声音又道：“事情办得怎样了？”

萧公公恭声说道：“都已办妥了。”

那声音冷哼道：“成无咎不过是武当派的一个俗家弟子，凭他和郝氏四兄弟之力，难道能令副总管身负重伤？”

萧公公道：“成无咎的纯阳剑法颇有几分火候，郝氏四兄弟的武功在江湖中却只能算得三流，凭他们的武功原也难伤及属下，不想他们招招都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奴才虽令他们全数伏诛，却也被成无咎的纯阳剑气伤了几条经络。”

那人沉吟半晌，淡淡道：“你下去休息吧！”

萧公公躬身退出。

檀木椅上那银发老人忽然缓缓自座上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柔声说道：“阿七，随本座到刑部走一趟。”

话音甫落，自右首厢房的角落里闪出一条人影，斜掠过三丈余远的池面，跃入亭中，跪伏在银发老人的脚下，尖声道：“奴才遵命！”说完，当即站起，原来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太监。



两人一前一后穿过长廊，进了一个四合院内。

这四合院约有二十丈见方，颇具园林特色的布置。亭台轩榭，花木扶疏，虽不及阳春三月之妩媚，却别有一种深秋凄艳之感。

这时，自西北角上的树阴里掠出一个中年的锦衣汉子，单膝点地，道：“卑职参见九千岁。”

银发老人道：“令狐臬，下去给本座准备一顶轿子。”那锦衣汉子应了一声，转身向门外奔去。

缓步跨过几道大门，便见令狐臬与数十锦衣卫守候在一顶轿旁。

大轿沿街道往南行去，两旁数十锦衣卫夹道而行，路人纷纷四下走避。

※ ※ ※ ※

穿过两条长街，进入一条小巷。

巷宽盈丈，两旁建筑林立，使得巷内的光线十分昏暗。

向前行进四五十步，迎面忽出现三个商客模样的老者，漫步而来。眼见来人已接近大轿数丈之内，走在前面的一个锦衣卫忽自怀中掏出一块掌大的金色令符，在眼前一扬，厉声喝道：“闲人速避！”

三个老者见锦衣卫亮出令符，顿时脸色大变，急退至墙角，双手抱头蹲下。

队伍继续前行。

蓦地，头顶一阵破空之声传至。

众锦衣卫不禁大惊，举目望去，但见一条人影挟着一抹剑芒头下脚上地往轿顶直冲而下。

令狐臬身形自人群中拔起，挥刀向那刺客迎去，口中喝



道：“保护九千岁！”

刀剑相接，丁丁当当的一阵锐响，火星四溅，那刺客竟硬生生地被他强横的功力震落一旁。

几乎在同一时刻，蜷缩在墙角的三个老者的腰背忽然挺直，向前蹿出，手中剑芒闪烁，疾卷向几个锦衣卫的下盘，嘴里大吼道：“除奸贼，清君侧！”

剑芒到处，锦衣卫纷纷溅血倒下。

令狐臬将那刺客逼落在地，这才看清，对方原来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灰衣青年。

那青年生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掌中一柄长剑舞得呜呜直响，凌厉至极。

令狐臬连挡他几剑，忽然厉声喝道：“碧血剑法！大将军平云重是你什么人？”

那青年沉声答道：“小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大将军平云重之子平一峰是也，今日前来向老阍狗讨回一笔血债。”

令狐臬疾攻两刀，嘿嘿笑道：“不错，当年抄你全家时，你令狐爷爷也有一份，来呀，你小子有何能耐取我性命？哈哈！”

那三个老者彼攻彼守，剑势犀利，显是精于一套联手攻防的阵式。只是片刻之间，已连伤数十锦衣卫于剑下，疾风一般地迅速接近于大轿旁。

忽见轿前一人负手而立，淡淡笑道：“‘昊天门’的‘三才剑阵’果然是名不虚传，不知三位可是名满武林的‘横贯三侠’欧阳震欧阳大侠、徐元禄徐二侠、年太冲年三侠？”

三个老者见那人年纪仅在二十岁左右，头戴青纱帽，身穿一袭太监服，白嫩脸蛋，似弹指可破，一副从容不迫的模



样，分明就是一个久居大内的小太监，不禁都是一怔。当中一老者说道：“老夫正是欧阳震，这两位乃是老夫的师弟，你若要保住性命，就赶紧让开，以免误伤了你！”

那小太监叹道：“唉！素闻‘横贯三侠’颇有仁侠之风，果然是所传无差。只是贵门的‘三才剑阵’天下无双，今日我阿七又怎能错过请教的机会？你们若要行刺九千岁，就先过我这一关！”

“横贯三侠”心中暗惊，这名叫“阿七”的小太监如此有恃无恐，叫人更觉得莫测高深。“横贯三侠”中的老三年太冲大喝道：“这不男不女的小太监也不是好东西，就一并儿宰了。”

阿七俊脸一沉，冷叱道：“掌嘴！”一掌扇出。他与年太冲本来只有两步的距离，只听得“啪”的一声，这一掌正好打在年太冲的左脸颊上。

年太冲三人都只觉眼前一花，那阿七已退回原处，抚掌笑道：“什么‘横贯三侠’，不过如此！”

欧阳震三人互觑一眼，这才发现这小太监并非等闲人物。

令狐泉与平一峰一刀一剑斗得正烈，刀光剑影弥漫开来，旁人根本无法接近。

若论真实的功力，平一峰较之令狐泉犹差上一筹，但他胸中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每出一剑，必然全力施为，一时之间，竟与令狐泉勉强战成平手。

年太冲心中怒火中烧，率先向阿七欺进，“呼”地一剑刺出，径取对方双目；欧阳震与徐元禄左右斜跨一步，挺剑攻敌下盘。

三人所据的方位，正暗合三才之数。

“三才剑阵”是根据易经中的一元生两仪，两仪演三才



的道理而创。

所谓三才，就是指天、地、人三个方位。

欧阳震师兄弟三人联手，剑上的威力顿时倍增，将阿七前后左右的退路一一封死。

岂知阿七从容一笑，步下斜走，竟在相差毫厘之间，将欧阳震与徐元禄两人的剑势避开，右手倏地扬起，屈指一弹，正中年太冲的剑尖。

年太冲身形一震，只觉剑上一股大力涌至，急运功抵住，哪知那一道劲气方竭，又一道劲气接踵而至，沿手臂直浸入肺腑。他的胸中顿时气血翻腾，一股热血欲汹涌而出，不由往后退出一步。

“横贯三侠”方自大惊，眼前这面带稚气的小太监武功之高，远出于自己想象，而且还似乎深谙本门历代密传的“三才剑阵”之奥妙。

欧阳震忽然喝道：“踏离位，走坎位，转坤位，左三五，右四九。”剑尖一转，猱身而上，疾点向阿七的胸腹。徐、年两人之中，一人下蹲，剑扫阿七的双足；一人跃起丈高，挥剑疾劈对方的头顶。

阿七衣袂飘飘，双掌或拍或点，悠悠笑道：“右七五，左一四，浮游六合，出入五虚，坎离相克，生死相生。”一面说着，但见足下飘忽，有如风中摆柳，只是几步之间，已出阵外。

欧阳震等人神情大变，徐元禄喝道：“你怎会我‘吴天门’的‘三才剑阵’的口诀？”

阿七哈哈笑道：“区区三才之数，又怎难得住我阿七，天地间，少林、武当、峨眉……哪一派的阵法能困得住我？凭你们这点技艺也想行刺九千岁，当真是自寻死路。”

欧阳震朗声道：“奸宦当道，扰乱朝纲，人人得而诛



之。今日我等纵是溅血当场，亦不负大明的万千百姓！”声音豪壮，震动当场。

师兄弟三人胸中热血沸腾，纵身挥剑而上。

平一峰连接下令狐泉十数刀，只觉得双臂酸麻，几无还击之力，心知如此缠斗下去，自己绝非眼前这个东厂大档头的敌手。而另一角落里，“横贯三侠”亦被那小太监所阻，今日是否能全身而退，殊难预料。

平一峰长啸一声，身形直拔起丈高，一剑划出。

这一剑临阵所创，犹如羚羊挂角，端是精妙绝伦，即使强悍如令狐泉这等级数的高手，都硬生生地被逼退三步。

平一峰一剑逼退敌手，身形斜跨两步，冲近两个锦衣卫之前，横剑扫出，剑上生出一股巧力，将那两名锦衣卫带往一旁的令狐泉的方向跌去，顿令令狐泉的前冲之势受阻。在众人的惊呼声中，平一峰身剑合一，带起一抹凌厉的剑芒，疾刺入轿中。

接下来是一阵出奇的寂静。

所有人的心情都提至极点，屏息望去，但见平一峰的半截身躯已破轿而入。忽然，他似乎全身一震，竟连人带剑地被抛出来，跌于丈外的墙角处。

紧接着，一个轻柔的声音自轿内传出：“令狐泉，近来你办事的能力令本座失望得很啊！”

令狐泉吓得脸色大变，急拜伏于地，惶恐地道：“奴才令九千岁受惊，真是罪该万死！”

那声音叹道：“起来吧，叫别人笑话了。这几人既与当年的叛臣平云重有关系，便应当场格杀勿论，尔等难道还要本座来教吗？”众锦衣卫闻言皆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他话音刚落，一个声音远远传至：“魏公公大人自有大量，何必跟草民一般见识？平大将军昔年军功盖世，万民仰



慕，倘若他的后人今日命丧你手，当真上天也是无道！”

话音甫落，一股莫大的气机自右首巷尾疾冲而至。

众人心中俱是大震，循声望去，但见一人自巷尾大步行来。

那人年过三旬，背负长刀，器宇轩昂，皮靴一步一步敲击在脚下的石板上，发出一阵“啪啪”的声响，蓄起强大的气势；一袭青衫无风自动，猎猎作响。

众锦衣卫都有同样一种感觉，对方虽然只是一人一刀，却如同面对千军万马似的，倘若稍有异动，便牵动气机，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

阿七与令狐泉两人身形向后退去，护在大轿的左右，脸上首次露出凝重之色。

他们知道，这次当真是遇见当世的绝顶高手了。

突然，轿内发出一串尖锐的长啸，闻者耳膜针刺般作痛，笑声蓦地一落，轿内那人又缓缓说道：“据本座所知，武林之中，用刀之顶尖人物，莫过于昔年的敖狂刀，弗知尊驾与敖大侠有何渊源？”

那人朗声道：“敖老傲立于刀道之巅峰，柳某心仪久矣，可惜至今无缘拜睹英风。”

轿中人沉吟道：“近十年来，武林两大世家中崛起两大青年高手，人称‘刀长风，剑落日’，原来尊驾便是江南柳家三少爷柳长风。”

那人昂首笑道：“在下正是江南柳长风。”

笑声一落，柳长风的气势顿臻巅峰。长刀未出，一股无坚不摧的刀气直冲向数丈开外的大轿。

首当其冲的阿七与令狐泉脸色一变，齐喝道：“大胆！”双双跃起，直扑于傲立于三丈开外的柳长风。

柳长风长笑一声，身形屹立如山，忽迎空劈出两掌。